



(全本)

Mother



我祈祷娘的来生不再是一只无脚鸟，而是天堂鸟；百年以后，我们这些儿女也会像一只只天堂鸟，飞回娘的身边，做娘千年的孩子、万年的子孙。

彭学明



知识产权出版社

全国百佳图书出版单位



(全本)

Mother

我祈祷娘的来生不再是一只无脚鸟，而是天堂鸟；百年以后，我们这些儿女也会像一只只天堂鸟，飞回娘的身边，做娘千年的孩子、万年的子孙。

彭学明



知识产权出版社

全国百佳图书出版单位

彭学明通过 11 年的痛定思痛,从父亲抛弃母亲和自己开始写起,真切描述了湘西大山深处一位中国母亲遭遇的前所未有的屈辱和苦难,全景记录了母亲牺牲所有的名誉,以血泪和生命抚养孩子、保护孩子,以品德和精神教育孩子、培养孩子的经历与恩典。母亲遭受社会和儿子的双重伤害与摧残,饱尝人世万劫不复的伤痛与辛酸,却依然充满百折不挠的顽强与坚韧、如山似水的博大与善良、穷且益坚的乐观与豁达。彭学明从良心、灵魂和人性深处,刀刀见血地解剖,完全彻底地反省,其真实坦荡堪比卢梭的《忏悔录》,从而引起天下儿女的强烈共鸣,共同反思——儿女应该怎样更好地善待父母、珍惜父母、孝顺父母。这是《娘》不可多得的社会价值和警世意义。

责任编辑: 欧剑 刘睿 文茜 责任校对: 董志英
文字编辑: 文茜 蔡敏敏 罗慧 责任出版: 卢运霞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娘(全本)/彭学明著. —北京: 知识产权出版社, 2012.4
ISBN 978 - 7 - 5130 - 1263 - 8
I. ①娘… II. ①彭… III. ①回忆录 - 作品集 - 中国 - 当代 IV. ①I25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2)第 068202 号

娘(全本)

Niang

彭学明 著

出版发行: 知识产权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市海淀区马甸南村 1 号

网 址: <http://www.ipph.cn>

发行电话: 010-82000860 转 8101/8102

责编电话: 82000860-8113

印 刷: 保定市中国画美凯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10mm×960mm 1/16

版 次: 2012 年 5 月第一版

字 数: 200 千字

印 数: 1~40000

邮 编: 100088

邮 箱: bjb@cnipr.com

传 真: 010-82005070/82000893

责编邮箱: liurui@cnipr.com

经 销: 新华书店及相关销售网点

印 张: 17.5

印 次: 2012 年 5 月第一次印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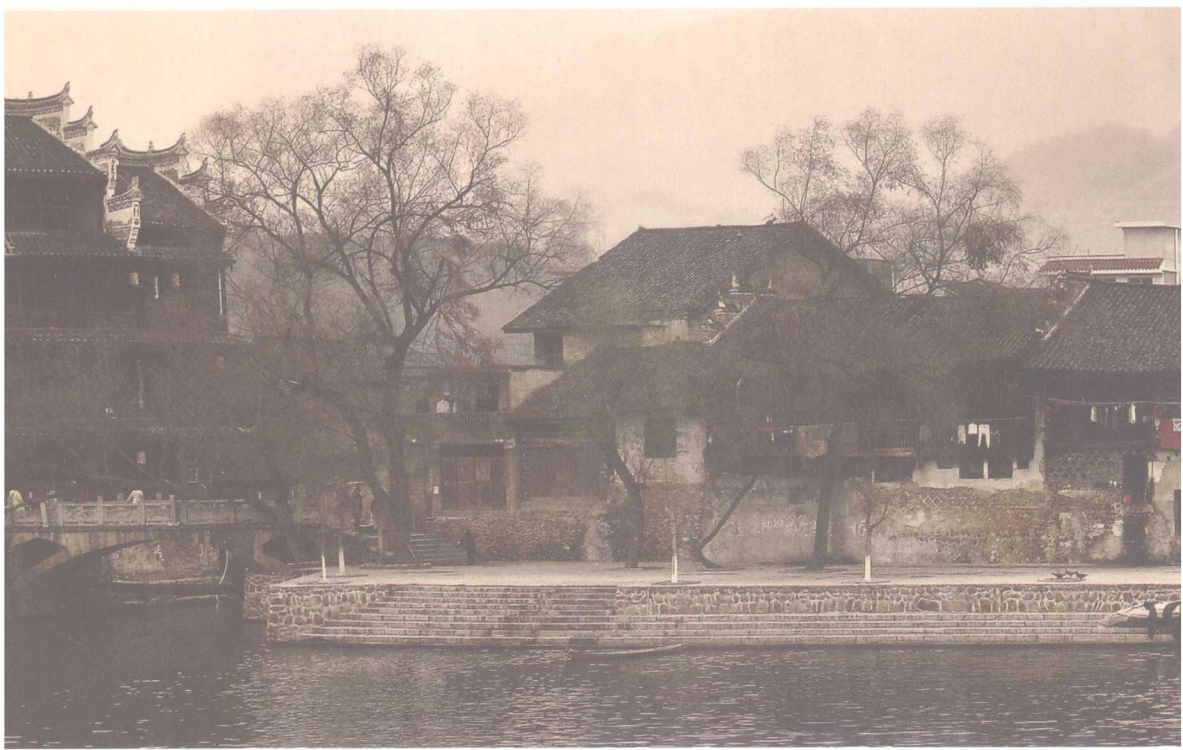
插 页: 14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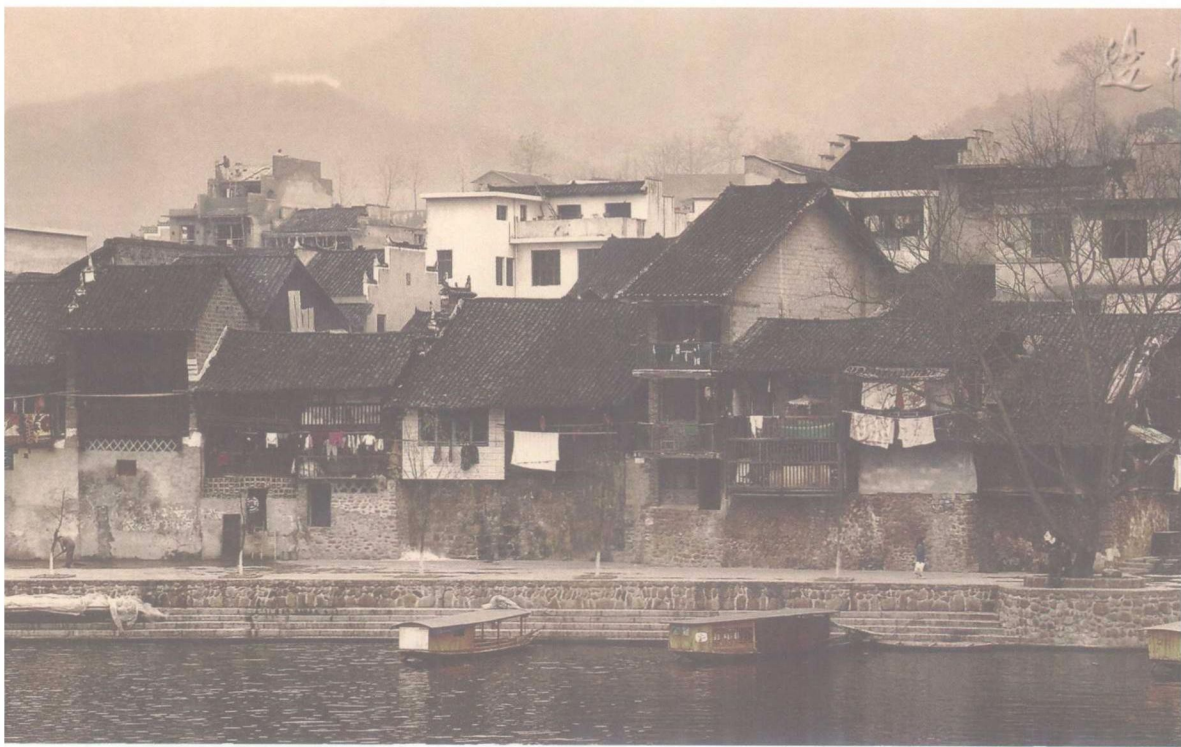
定 价: 35.00 元

ISBN 978 - 7 - 5130 - 1263 - 8/I·229 (4132)

出版权专有 侵权必究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本社负责调换。





边城

没有娘的故乡不叫故乡，有娘的故乡才是人生的方向——
湖南湘西花垣县茶峒边城。

摄影：王力平

我娘

娘，一块坚如磐石的寒玉，用月的清辉把我镀亮。

绘画：胡晓曦





路的两边是田，田的两边是山。顺着田和山，娘背着我，进了寨子。

寨子不大，却有几棵大古树。枫香树。高高的。有几个人合抱那么大。是秋天了，地下是一大片枫香叶。金红金红的。金黄金黄的。娘踩着落叶，沙沙有声。一只狗从一户人家冲出来，对着娘和我吠。娘顺手从路边园圃的篱笆上抽了根竹条，对着狗挥。被吓退的狗，引出了更多的狗。一个寨子就被狗吵乱了，吠破了。寨子上的人都走出来，认出了娘，亲热地喊娘，心最热的，就手脚很快地走出来，在半路上迎接娘。狗们见主人跟娘是熟人，也懂事而亲热地摇起尾巴来。有的狗退到一边，像做错事的孩子，默默地望着我们。乡亲们都跟着娘走到了石板路上。边走边跟娘讲话。

走到水井边时，娘把我放下来，洗衣的、洗菜的、挑水的，和一路跟过来的人都围着我转，每个人还喜滋滋地捏我的脸蛋、摸我的鼻子、扯我的耳朵。

嗨，走的时候，抱到手上的，长这么大了，泡儿一样，家云哥米（没）有福气。寨上人七嘴八舌地议论。

泡儿是湘西的一种野果，有两三颗包谷籽大，红红的，甜甜的，熟透的时候，红得发亮，看得见里面一包红甜水。有点像草莓。比草莓小很多，甜很多。特别熟的，会发黑。是我至今认为最好吃的水果。农历三月有三月泡，农历五月有龙船泡，农历九月、十月有羊屎泡。

我们湘西讲长得像泡儿一样，就是讲你长得好看，长得乖，嫩得像熟透的泡儿。

乡亲们讲的家云就是我爹。我娘带我来这个寨子，是找我爹要伙食费的。我还没生下来，娘和爹就脱离了，用城里人话讲，就是离婚了。娘和爹脱离后，我爹一分伙食费也没给（在我们那，过，就是给的意思。米过，就是没给）。我娘的日子实在糊（维持）不下去了，就找我爹来了。

娘从水井里舀了一瓢水喂我，走了一天了，我们都渴了。那是我记忆中吃到的故乡的第一口水。那时候，我是分不出故乡的水有多甜的。长大后，当我第一次回到故乡时，我才知道故乡的水是多么的甜。

有人站在水井边大喊：家云哥！快出来！你儿子来了！嫂子带你儿子来了！

那个叫家云的爹，早就听见外面的动静了。他家离水井很近。只隔着一丘田。田里的稻子正是金黄。

爹站在门前的阶沿上，目光穿过那层金黄的稻浪，远远地望着我们。稻浪起伏翻滚，爹的心也在起伏翻滚。娘讲：你爹是又喜又怕。

见爹站在那里不动，又喊：家云哥，你还捱什么？还不快来接？（捱，我们读āi，就是故意拖延时间的意思。）

众人都附和：是啊，快来接。

爹就慢慢地走到水井边，笑笑地看看我，又看看我娘，不知道如何是好。

寨上人讲：你还看什么？家云哥，嫂子都把儿养这么大了，你还不快抱下子？

爹傻笑着，在身上搓了搓手，想抱，却没抱。爹急促不安地看看娘，又看了看后面。那是一片竹林。竹林里面掩映着一户人家。那是

爹的叔叔婶娘家。人们都知道，爹是想看他的叔叔婶娘在不在。爹怕他们不欢喜。尽管竹林的绿色很密很厚，爹还是怕他叔叔婶娘的眼光比竹林还尖还厚。

娘知道爹的顾虑，指着爹对我讲：喊爹，他是你爹。

我看着爹，“咯，咯”地笑。

娘又讲：喊爹，喊，爹——

我就奶声奶气地喊了一声爹。

爹却羞红了脸，还是诚惶诚恐地往后面竹林的屋坎上看。

寨上人就骂我爹：

你还怕什么？你各儿子你不要？快抱屋里去！

是的撒！你到哪里捡这么大个儿子去？抱各人（自己）儿子，还把你吃了？

爹又不安地看了看竹林后面，憋了气，大了胆子，走到背篓边，把我抱了起来。边走边把我亲了又亲。

记忆中，这是爹唯一的一次亲我。

娘和爹都流下了泪。

进了屋，爹就烧火给我和娘煮饭。文贵二叔到他家拿了两个鸡蛋。那时都穷得卵拖灰，两个鸡蛋，比现在的什么盛大宴会都珍贵。寨上人也挑水的帮着挑水，烧火的帮着烧火，洗菜的帮着洗菜。边看着我边跟我娘讲话。他们很久没见我娘了，心里很是亲热。见我娘把我养了这么大，我还如此可爱，他们心生感激。我们那个寨子，一个寨子都是家务堂（家族）和亲戚。

水还没开，爹就被他叔叔婶娘喊走了。

爹的叔叔婶娘没有孩子，爹就主动承担起了赡养他们的义务。

寨上人叹气：

唉！家云哥一辈子就是米有主见，信他叔叔婶娘摆。

不知道家云哥哪门（怎么）那么怕他叔叔婶娘？

不知道他叔叔婶娘又要跟他摆什么主意？

饭熟了，爹都还没下来。

爹各人有房子。但因为他叔叔和婶娘没有儿女，他就跟他叔叔婶娘住。爹的房子，和他叔叔婶娘的房子坎上坎下挨着。就隔了几十米。

这几十米，就是几重天。娘和爹就是被几十米的距离生生分开，天各一方。

很久，爹下来了。爹像灶火里的一锅饭焖着，不讲话。

寨上人问：你婶娘哪门港（讲）？

爹憋了老半天，讲：儿子我要。你把儿子留下。

娘讲：不行，法院是判跟我的。

爹讲：判跟你的，我也要。你要是把儿子留下，我就把这两年的伙食费过你，你不把儿子留下，我就一分都不过。

娘惊愕地：法院判的也不准数？

爹讲：不准数，我后悔了。

娘讲：你后悔米有后悔药。

爹讲：我不要后悔药，就要儿子。

娘讲：你一个后生家，哪门养得活？儿还要吃奶。

爹讲：儿两岁了，吃什么都养得活了。

娘的泪水一下子就出来了：吃什么都养得活？你给他吃什么？喂鸡食还是吃猪草？你上头有两个老的，下头有两个小的，你拿什么养？你莫把我儿饿死了。

娘讲的两个小的，是指我同爹不同娘的一个哥哥和一个姐姐。

其时，我那个哥哥和姐姐都在旁边站着，好奇地看着我。十六年

后，我见着我那个同爹不同娘的哥哥，那个同爹不同娘的姐姐却早就去世了。

娘还记着这两个孩子，还特意给他们买了一包松子糖。

娘把糖给我那哥哥姐姐时，哥哥姐姐都高兴地叫了一声娘。那个年月，要吃一块糖比过年还难。

爹有些感动，却还是把眼一瞪，对着两个孩子吼：你娘死了！一边去！

两个孩子就乖乖地站到一边去了。

娘讲：你吼什么？我两年不见两个小的了，买包糖你吼什么？

爹讲：你莫管他两个，你把老二还我。

娘讲：我的，我还你？还你你也养不活。

爹讲：那你莫管我的，我养得活。

娘讲：你养不活。

爹讲：我养得活。

娘讲：你肯定养不活。

爹讲：我肯定养得活。

爹和娘争执不下时，爹的婶娘站在屋后面骂起来了：养不养得活是我彭家人的事，不管你吴二妹的事（我娘的小名）！你肯把小杂种留下来，我们就把这两年的伙食费过你，你以后永远不要到这里踩脚迹！你不留小杂种也可以，赶快死出去，莫到这里耽误我们工夫！

寨上人就劝我娘：嫂子，把儿子留给家云哥，也得两个钱用下。

娘的泪就一把一把地流出来，放开嗓门哭了起来：他养不活的，我跟他坐了几年，我还不晓得他是什么人？他痛他儿，人家不痛他儿。

寨上人知道我娘指的是爹的叔叔婶娘。劝：是他各人的肉，人家痛不痛无所谓，他痛就成。

娘讲：他痛得了鼻子痛不了嘴巴。还是我各人带到。我留跟他们了，我脚迹都不能踩，看都不得看了，我留跟他们搞什么？

寨上人还是劝：不让看也是你儿子，长大了还得认你这个娘。你一个人拖着几个孩子也不容易，你就留跟家云哥算了，也省了心。

娘讲：我晓得，你家云哥要的不是他儿子，是舍不得他十八年的伙食费。他舍得，他叔叔婶娘也舍不得。你家云哥不过伙食费算了，我不为难他，我不要了。我做告花子（叫花子）讨米都要把儿养大。

娘边讲边把我往背篓里放，背起我就走。

见娘背起我就走，寨上人喊：家云哥，天都黑了，你还不留他们两娘儿？两娘儿天长路远饭都米吃！

爹就抓住娘的背篓，不让走。

娘死命地往前奔，偏要走。

一来二去，背篓里的我，只差被他们拽出来。

我被吓得哇哇大哭。

情急中，爹把我从背篓里抱出来，死死箍着。我娘怎么抢，也抢不过来。

爹喊：你要走你走，儿子我要。

娘喊：你早搞什么去了？儿子养这么大了你要？

爹喊：我的儿子我当然要。

娘喊：法院判跟我了，与你米得（没有）关系。

爹喊：与我米得关系，你找我要伙食费？！

娘喊：法院判了你要付十八年的伙食费，你不肯就算了，我不要了。

两人你争我抢，我吓得哭声更大。

我哪里肯认我爹，对着我娘大哭大喊，要娘。

所有的人，都被我哭喊出了眼泪。

寨上人对我爹讲：快松手家云哥，莫吓着你儿子！退给嫂子，这儿子，命里是嫂子的。

爹放了我。泪，也伤感地流了。

娘像怕我再被抢走似的，背了我就跑。

一跑，就是十六年。

事后，寨上人对娘讲，娘背着我跑对了，要是落到我爹手上，我不是病死就是饿死了。因为我那个同爹不同娘的姐姐，就是在七岁时病死在家里了。那时我爹常年出去给生产队做木匠活挣工分，我同爹不同娘的哥哥姐姐都没有人管，姐姐病了一个多月也没有人送她去医院。寨上人讲，如果我真的被留下了，也许跟我那同爹不同娘的姐姐是一样的命运了。

娘在我最危险的时候，抢回了我的命。

这个寨子叫熬溪。一个离湖南湘西保靖县城十来公里的土家族山寨。

二

关于这段历史，我现在什么都不记得了，只记得那口水井，那几棵古枫香树，那一地枫叶，特别是爹和娘把我抢来抢去时，我哇哇大哭时的情形。我不知道，医学上小孩在几岁时开始有记忆。但这几个细节，的的确确是我自己的记忆库里的，不是寨上人讲给我的。我永远都记得这几个细节。

因为，这是娘和故乡留给我的第一个记忆！

娘带着我离开故乡后，就开始了流浪似的生活。我的人生，就有了几个不能不讲的标点。我后来与娘的战争，也与这些标点密切相关。

古丈县是湖南最小的县，现在才十三万人口。人口虽少，却人才辈出。有两个将军，张显伯和彭楚正。有三个作家，颜家文、向启军和我。当然，保靖县也把我算保靖的，我也的确是保靖的。我在保靖出生、在古丈长大，算在两个县，都名副其实。歌唱家何继光和宋祖英也是这个县的。何继光唱着《挑担茶叶上北京》唱出了名。宋祖英唱着《小背篓》唱出了名。这个县还出了一个名人，那就是大土匪张平。现在的湘西人都还记得那几句民谣：天见张平，日月不明；地见张平，草木不生；人见张平，九死一生。



古丈城
摄影：石柯君

那个县，还小出了名。我在我的文章里几次写到过古丈县城的小。巴掌大块城，指头长个街。一家炒菜，全城都香。一人打屁，全城都臭。好友颜家文讲：司机进城得早点踩刹车，要不一下子就冲出城了。县城没有广场时，学校在大街上搞百米赛跑，结果冲刺时，全都冲到人家菜园子里了。县城的那个高音喇叭，至今还是古丈人生活中密不可分的一部分。每天早上7点、中午12点和下午6点准时广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新闻节目。广播一响，全城闻听。全城几代人，都按这广播作息，跟部队的军号一样管用。也许，这个高音喇叭是全中国现存的、唯一的县级广播站所用高音喇叭了，可以申请国家文化遗产。

我流浪生活的第一个寨子叫彻土库，是湖南湘西古丈县断龙乡白家村的一个小寨子。

上世纪六十年代时，乡镇都叫人民公社，村叫生产大队，组叫生产队。彻土库是一个生产队。彻土库是个土家族地名，意思是没有水的地方。实际上，这个地方并不缺水，反倒水草肥美。彻土库四周是小山丘，中间是好大的一坝子田。而且是肥肥的烂泥田。连起来，几十亩！一条溶沟，从坝子田里穿过，溶沟里的水，足够灌溉两边的田。有人给我娘介绍对象时，娘就是看上了这一坝子丘丘相连的田畴才答应这门亲事。

那时，稻谷正金黄一片，秋风吹过，金黄的稻浪此起彼伏。娘的心，就是被这稻浪迷醉的。娘一看到那一大坝风起云涌的稻谷，就看到了生活的光泽，闻到了生活的芳香。那一大片迎风摇曳的稻穗，仿佛不是生长在田里，而是生长在娘的心上。娘讲：这地方容易讨吃，撒一把沙子就可以变成粮食，可以养活你和你二姐。只要好讨吃，养得活我和我二姐，娘没做任何考虑就答应了这门亲事。我和我的二姐，就像一粒稻谷，随娘一起，被风吹落到了彻土库。



彻土库全景图

摄影：龙科